***社会运动的第二春***

*世界社会论坛将在2015年3月再一次召开。这是代表了另类全球化运动的世界社会论坛论坛第二次在突尼斯召开。*

*经过时间的沉淀*

最早提出为人民运动创造一个空间的并不是世界社会论坛。1994年崛起的马科斯的萨帕塔运动为这个想法奠定了最初的基石。萨帕塔运动将不同大陆上共同维护人权和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抗争联合起来，从而掀起了新一轮的国际抗争（1996年）。于此同时，在不同国家发生的人民运动也联合起来反对由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新自由主意项目。西雅图（1998），热亚那（2001），魁北克（2001），香港（2004），坎昆（2014）等世界上其它城市都爆发了大型游行。

*从阿雷格里港到“粉色浪潮”*

2001年，世界社会论坛在阿雷格里港第一次正式亮相。这座位于巴西南部的大城市是众多社会和政治尝试的大舞台。这次论坛召开的召开的部分原因也是为了反对齐聚了各国元首和各大跨国公司总裁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在市长保罗蓬创举性的组织下，该市变成了基于市民直接参与社会和经济条件改善的新型政府模式的代表。

之后，社会论坛于2004到2014年继续在阿雷格里港继续召开，这段时间，卢拉当选拉丁美洲最大国家的总统也给巴西国内政坛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卢拉当选也为南美其它国家反战主义政府的当权奠定了基础，特别是在乌拉圭，巴拉圭，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尼亚拉瓜，以及委内瑞拉总统雨果 查韦斯对《玻利维亚》计划的巩固。

通过不同的方式，世界社会论坛孕育了在这场“粉色浪潮”中成型的想法，诸如实施社会发展项目，共同预算，积极扶持包括原住民和非裔巴西人后裔在内的边缘化人群。

同样，大型的社会运动也通过世界社会论坛的举办进一步强调了对美国以及其加拿大和欧洲盟友所推崇的自由主义的批判。不仅创建美洲自由贸易区的想法胎死腹中，而且很多为了创立或巩固另一种地区合作方式的项目被付诸实践，如南方共同市场和人民贸易条约。世界社会论坛轰轰烈烈的进行过程推进了降低世界银行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影响的策略的实施，并促进了美洲一些国家的金融自主化。

*人民运动的空间*

当然，自从2001年起发生的巨大变革要归功于那些造就了世界社会论坛的重要角色们而非世界论坛本身。这些重要演员包括那些重要的社会运动（如巴西无土地农民运动），强大的工会联盟（如巴西唯一劳工中心，阿根廷工人大会），以及那些联合地方以及国际运动的网络（如联合了几百个农民运动的西班牙农民之路，另一个是起源于魁北克妇女联盟的将不同女性组织联合在一起的网络）。

说世界社会论坛与其说是社会运动的喉舌或者是不同社会运动的连接点，不如说是人民运动的空间和先锋试验点。这是因为目前存在的关于人民运动的思考是一种能够激发思考的新的方式。正如巴西人奇柯 惠塔克所总结的几点构成的原则：反对新自由主义，反对殖民主义，对群体和愿景多样化的积极对待，和对权力关系的水平看待。

在这几点原则的基础上诞生了为世界社会论坛的进程指明方向的论坛宪章。世界论坛的过程主要由人民运动的参与者自己组织， 致力于创建一个“尊重共同人权的，尊重不同国家公民的的所有公民的权力，保护环境，由服务于社会公平，人民平等和主权的国际系统和机构支持的团结一致的全球化。”（世界社会论坛宪章第四条）

这些原则构建了一个共同价值的基石：在分享共同世界观和愿景的基础上，来自不同背景的群体，社会运动和各人被聚集到一起， 共同促进如鲍温图拉德苏撒桑托斯所阐述的一条通道，一种对语言和意义的“翻译”，从而建立“世界不同背景之间的相互理解”[[1]](#footnote-1)。这一轮的拉丁美洲社会论坛于2006 年在卡拉卡斯和2011年在贝伦继续，与此同时面对“粉色浪潮”中政府的不足和缺陷其它的一些人民运动也涌现了出来。

*呈几何多变的国际化进程*

2004年，世界社会论坛在印度的经济中心孟买举行，这是世界社会论坛第一次在除拉丁美洲以外的地方举办。这次论坛对印度传统人民运动来说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尝试，它打破了由主要的左派所建立的政治防线，并且通过反抗持续了近百年的种姓制度为最底层的贱民发声。

在内罗毕（2007），达喀尔（2011）和突尼斯（2013）召开的世界社会论坛也将压迫与边缘化作为重点话题。通过同样的方法，很多地方性，主题性和全国性的社会论坛也与世界社会论坛并行召开（自从2011年以来由超过500个），这些论坛促进了由人民运动引发的辩论和思考，这些论坛的纲领世界社会论坛大致相同。

这些论坛包括几个在非洲召开的社会论坛，两届在美国召开的社会论坛，关于教育，移民，科学的世界社会论坛，以及在其它地方召开的论坛。

*紧张的局势*

在论坛轰轰烈烈进行的时候，一些关于社会论坛的未来，相互衔接的能力，优势和劣势的讨论也在如火如图地进行。正如摩洛哥社会运动斗士和马格里布国家社会运动的活跃成员米姆恩 拉赫玛尼所强调的基本想法那样，“让社会运动变得可见，扮演抗争催化剂的角色”[[2]](#footnote-2)。

参与社会运动的组织的多样性赋予了运动本身很大的潜力，因为这种多样性使不同政治文化和组织文化之间产生碰撞，也正是这一点使世界社会论坛区别于过去的一些为少数群体代言的论坛经验。与此同时，多样性使得具体的衔接变得困难，这一点可能给人感觉世界社会论坛只是一个审议空间。比如说，世界社会论坛从来不会代表参与成员发表一个“宣言”或者是声明一个“立场”。

对于某些人来说，这个现实不利于社会运动来创造一个共同的策略，这种共同策略将有利于将抗争运动根据一个共同的或者至少是大多数达成共识的价值基础来进行分级和组织。然而，现实中这个悲观的预言一定程度上在社会运动的协调下被避免了。正是论坛本身在寻求建立共同价值，使农民抗争，工会运动，女性运动，反对战争运动能更加便捷地联系起来。

*新一轮的抗争*

不管怎样，一些人民运动在最近几点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从最初2001年世界社会论坛的想法出发却不仅限于此。在众多的大型社会运动种，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2010年底在突尼斯爆发的阿拉伯之春。这个运动后来在该地区的其它几个国家传播开来，特别是埃及，也门，约旦，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

在世界社会论坛看来，多元的人民运动创建了一个辩论和动员的基地，它削弱了一些独裁统治的力量也为新一代的人民运动注入了新鲜血液。尽管面对一些政权的冲击，社会运动已经在积极参与重建的过程。阿拉伯之春随后穿过地中海来到了西班牙，葡萄牙，希腊，意大利，波斯尼亚，和土耳其，通过不同的标志和象征呈现。

2011年底，人民反抗在“占领华尔街”运动大旗的指引下来到了美洲，欧洲和亚洲，在全球1500多个城市爆发。自2012年蒙特利尔“枫叶之春”运动爆发后，很多大型运动在伊斯坦布尔，曼谷，香港，里约热内卢，布宜诺斯艾利斯，墨西哥城和其它各大城市爆发。这些新兴的运动反对自2008年经济危机结束后由新自由主义机构提出的紧缩政策，并且也反对专制和不透明的政府体系，其中包括那些经历“粉色浪潮”后的政府。

*新的汇合*

试图在如此丰富社会运动内涵中寻找一个单一的战略或者是先前几十年都占优的组织体系是白费力气。在世界各地，社会运动以水平汇聚的形势呈现，直接民主的形式影响了社会运动，参与其中的公民决定了社会抗争的节奏和色彩。

除了运动的丰富内涵和诉求之外，其起因和衔接形成了新的政治文化，这种文化代表了从1871年巴黎公社建立前创建的国际工人协会号召社会解放，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反帝反封建政治浪潮的兴起以来，社会运动逐渐演变和走向国际化过程中一个独特的阶段。

*未来的步骤*

在世界社会论坛的第一个阶段，拉丁美洲的人民运动尤为引人注目，包括“粉色浪潮”的兴起，以及另类全球化运动所建立的新的定义，比如环境保护主义，女性主义和为原住民发声。通过最近几年社会运动的发展，新的探索在逐渐成型。越来越多的实践表明，应该促使权力去制定一些使人权和“世界母亲”的权利的得到保护的政策而不是一味地反对权力或者是给权力施压。

因此当务之急就是如何定义能够争取另一种权力的新的组织形式。玻利维亚，厄瓜多尔，西班牙，和希腊的例子值得联合的社会运动网络在世界社会论坛或者其它场合来进行深入而广泛的讨论从而来引发思考。随着新自由主义权力的不断发展演变，这个问题从两个方面来看十分紧急。首先，面对人民运动的重创，新自由主义倾向于跳出正式的民主框架而转向建立新的专制，压迫和侵权的形式，这个转型有时是以打击恐怖主义作为借口。

这些“新专制”政权结合了传统的暴力手段和侵犯权利的特点，对外漏洞百出地宣传个人自由和社会宽容。其次，这些围绕者“新自由主义专制”建立政权正在经历一场“没有尽头”的战争，目的是打压群众，或者是消除例如“金砖国家”一类的竞争对手。这些无尽的战争对于试图武装自己的群众斗争来说是一个陷阱，它使国家制的破坏自由的政策有机可乘。

*齐聚突尼斯*

突尼斯是阿拉伯世界遭受危机打击的代表，但是它从未停止抗争并且承载着人民的希望。结合本文上述内容，今年三月份在突尼斯召开的世界社会论坛应该围绕一下主题展开：

* 理解经历过革命和民主运动的国家的政策演变和地方以及区域社会运动参与者的策略。
* 强调那些受到当前经济和社会危机的后果和冲突影响最大的群体的利益，如妇女，年轻人，移民，农民，利益受到威胁的工人，和失业者。使社会运动替这些弱势群体发声并且将世界范围内的社会运动更好地连接在一起。
* 理解当前的经济和生态危机，但并不局限于经济和金融危机，而是要扩展引领了全球发展几个世纪的文明，价值和规则危机。
* 在参与世界社会论坛的老成员和近年来在反对紧缩政策的斗争过程中崛起的新的人民运动之间架起对话的桥梁。作为侧重不同但是团结一直的社会运动， 致力于在正义，统一和多样的价值基础上重人与人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应该放在首位的是倾听那些受到霸权主义压迫最严重的社会群体的声音并且积极地为他们寻求解决办法（这些群体包括：工人，农民，侨民，移民，女性，“原驻居民”，争取自由，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以及性别平等的人民）。
* 思考作为全球民主的空间和社会运动的联系人的世界社会论坛的未来，并且挖掘新的共同点和运动的新形势。

至于未来，2016年的世界社会论坛很有可能在北美社会抗争的中心，蒙特利尔举办。北美已经成为了国际化的和国际主义的社会运动的新的聚焦地。

1. 鲍温图拉德苏撒桑托斯所阐述的 《南方认识论》，*农村研究，*2011年1月－6月刊 [↑](#footnote-ref-1)
2. 塞尔吉奥法拉利进行的采访，*E-CHANGER/COMUNDO,* 2014年10月 [↑](#footnote-ref-2)